

鲁迅先生说,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,首推文艺。举精神之旗、立精神支柱、建精神家园,都离不开文艺。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,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。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、先行者、先倡者,通过更多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,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、时代的进步要求,彰显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,弘扬中国精神、凝聚中国力量,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(2014年10月15日)

## 看传统技艺·听融合故事 ②

刘炜斌在演出中。

# 评书 醒木一拍论古今 金嗓一开说百态

## 【一言】

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,非遗宛如一颗颗璀璨明珠,不仅承载着各个民族独特的智慧与记忆,更生动展现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。

众多非遗项目都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。比如蒙古族长调,在其发展过程中,吸收了北方诸多游牧民族音乐元素,旋律悠扬宽广,节奏自由奔放,既有本民族豪迈大气的特质,又融合了其他民族音乐的灵动婉转。这种融合并非简单叠加,而是在长期交流中相互渗透、彼此借鉴,形成全新且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。

从非遗看民族文化交融

□高瑞峰

□文图 本报记者 高瑞峰

2008年,刘炜斌高中毕业,考上了位于天津市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,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学府,兼修相声等课程的同时,主学评书。

由于信息闭塞,来到学校后,他才知道我国还有培养曲艺人才的中专学校,也看到了和其他同学的差距。早在他读



台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“难。”简单一个字,刘炜斌概括了自己14年的民间评书艺人生涯。

难在哪?“没有观众。”他说。

大专毕业那年,刘炜斌22岁,回到呼和浩特市后,他很快在赛马场附近的一间茶楼里进行演出,说评书的同时,还和一位朋友组成了搭档说相声。

“一周演出一次,第一年免费,第二年开始有点收入,票价25元一张,每场最多坐50人,演出收入还得和其他八九名演员一起分。”刘炜斌回忆:“每天演出完是晚上10点,等我骑自行车回到家,已经12点了,就这样坚持了5年。”

由于演出地点不固定,10多年来,刘炜斌换了七八个地方,直到2024年5月,塞外评书入选呼和浩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后,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,他才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。

这个地方大约100平方米,分里外两间,里间是土坑、火炉子、大红柜以及黑白电视机、瓷盘、瓷水壶等七八十年代的装饰,外间是刘炜斌的演出“舞台”,半面墙上挂着七八十年代的录像带,尽显怀旧风格。

“每周日下午免费演出,提前预约,少的时候七八个观众,多的时候十多个,坐满了可以容纳25人。”刘炜斌说:“每次不管观众来多少,我都会认真说上一段,因为传承非遗是责任,更是使命。”



“00”后的小评书迷。



刘炜斌面对观众激情昂扬。

## 传统文化 流传深远

“花开两朵,各表一枝。”看到这句话,常听评书的人就会想到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的评书,这是他评书中的常用语句。

说起评书,刘炜斌娓娓道来,他说,“书”讲的是引人入胜的故事,“评”则阐发和传递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观。评书通常篇幅较长、故事性强,人物众多、情节复杂,语言丰富,表现力强,擅长刻画细节。

相传,评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,周庄王是评书的祖师爷。

说话,是出现于唐、发展于宋的一种曲艺形式,最初是评说佛教典籍,发

展到俗说后,与评书特别接近,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最初都是说话使用的文字底本,即话本,直到今天,这两本书依然是评书的叫座题材。

还有一种说法认为,评书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,是明末清初艺人柳敬亭。

至民国时期,经过长期发展沉淀,评书进入兴盛期,当时的说书人在街上“撂地”说《三国演义》,现场挤满了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评书获得长足发展,尤其是广播电视的发展,让收音机和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,给评书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,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设置了评书节目。

20世纪80年代,每到晚上6点半,几乎万人空巷,“凡井水处”,人们都早早就守候在收音机旁,等待《评书连播》的开始,随着单田芳、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那独特声音的响起,人们敛声屏气,

用心聆听,生怕漏听了每一个精彩细节。

“小时候,为了不错过《评书连播》,我一部小收音机不离手,走哪带哪。那时候就定下目标,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说书人。”刘炜斌说:“当时的呼和浩特市没有评书、相声等曲艺培训班,更没有相关老师指导,我就自己在家天天看电视、听收音机,不错过每一个评书节目,还买来评书录像带,反复地观看模仿练习。”

## 严格要求 勤学苦练

高中时,其他同学已经在中专曲艺学校利用3年时间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。

“不过,艺术就是这样,有老师教最好,没有老师教跟着录音录像学也可以,但是,你学不着门道,只能学个外形。”刘炜斌说,没办法,面对现实,奋起直追呗。

评书的基本功,用行话说,一是瓷实,就是咬字清晰,理解、背词能力强;二是圆粘子,就是要抓住观众的“神儿”在说书人身上;三是找准自己的“范儿”,并且放松。

刘炜斌说,基本功非常重要,练好瓷实形成肌肉记忆后,上了舞台才可以在不耽误说词儿的同时,顾及台下观众的反应,以便快速做出调整,带动全场氛围;另外,

因为灯光一打就看不见台下的观众,所以,要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,自己能看见观众,可以用眼神和观众进行交流,从而消除台上和台下的那段距离,粘住观众,让他们的注意力始终跟着说书人的节奏走;最后,在舞台上要放松,但是,还不是真的放松,其中还得保持20%的“紧张”,因为一放松,就会散神儿,容易出现“什么也看,什么也听,什么也说”的状况,以致于砸场子。

为了练好基本功,从大一开始,在其他同学还在睡觉、打游戏的时候,刘炜斌已经在6点准时起床,一边跑步一边练习背词儿,风雨无阻;晚上上晚课的时候,一遍遍地练习白天的课程,并且不停地在镜子前练习肢体动作,不懂的地方就虚心请教老师和同学。

日复一日,凭着坚韧的毅力,半年以后,刘炜斌的基本功终于过关了,此后的日子,他一步一个脚印,严格要求自己,勤学苦练,2011年,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,并且回到家乡呼和浩特市,开始了他民间评书艺人的生涯。

## 坚韧不拔 传承创新

其实,在这之前,从2018年开始,刘炜斌就开始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担任评书选修课老师,一周一次,一个班学生二十个左右,至今,他已经带出了100多位学生。现在,有的学生在海外留学,依然把评书当作爱好,在异国他乡进行演出。

刘炜斌的大学评书老师是青年评书名家关勇超,而关勇超又是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弟子,说到此,他透露出隐隐的自豪:“我的老师一直强调,一定要亲自改剧本,不能人家怎么写,你就怎么说,一定要符合自己的风格,关键要贴近时代,贴近生活,这是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,而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。”

10多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,休闲娱乐方式多样化,演出中,刘炜斌摈弃了评书开头惯用的拖沓冗长,改为简洁明快,直入主题,同时,他和专业剧团合作,把评书和京剧结合起来,先用评书讲述梗概,后用京剧表演剧情。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方

式,很快就为刘伟斌积累了一批“8090”后的粉丝。

“在蒙古这个地方,评书观众至今还在培养中。”刘炜斌说,下一步,我想把蒙古族评书乌力格尔融进来,对一些剧本进行再创作,应该还能吸引一部分观众,这对塞外评书的传承发展大有裨益。



## 【见证】

### 大青山下话交融

□殷耀

在内蒙古流传着一首笛子名曲《大青山下》,曼妙的笛音吹奏出大青山南麓的岁月沧桑、古韵勒川的旷野风情。笛音包蕴当地二人台的音色,节奏明快,旋律优美;又仿佛是在演奏马头琴,融入了骏马奔腾的激昂。就像这首笛子名曲一样,大青山下这片沃野,是历史上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舞台。

战国秦汉之际,大青山下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。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的“攘地北至燕代,西至云中、九原”,并修筑了“自代并阴山下,至高阙为塞”的长城,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长城,同时修筑了我国最早的郡城——云中城。秦汉之际,这里上演过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场景,也出现过“胡汉和亲见高”的和平,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没有停步。

东汉三国时,鲜卑逐渐强大起来,开始进入大青山下的云中郡故地。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一度开拓了“自云中、五原以东抵辽水,皆为鲜卑庭”的强盛局面,各民族之间在大青山下互相交融。之后,鲜卑索部落在首领拓跋力微的带领下,一路南下西进来到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,并在和林格尔县北建都立国。

从东汉末到隋统一前的300多年里,大青山下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舞台。北魏时期,大青山成为重要边陲,北魏在大青山后设立了武川六镇并修筑了长城,山前山后生活着柔然、突厥等民族的人。北魏后期,迁居内地的柔然人通过杂居共处和互相通婚,先融合于鲜卑,再融入中原汉族。在今天的古云中托克托县,还有许多姓茹的人,他们的先祖柔然人。

北魏曾把数十万户敕勒族人,安置在“漠南千里之地,乘高车,逐水草,畜牧蕃息”,大青山下的古云中大地有了新的称谓——敕勒川。敕勒族又称高车族,是一个善于驾高车游牧的部落,在敕勒川上,敕勒族在和汉族的交往中“渐知粒食”,逐渐学会了种田从事农业生产。

从隋朝开始,突厥也融入了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。隋文帝将突厥的启民可汗及其部众安置在今土默川和河套平原一带,为他先后在云中郡故地筑大利城、金河和定襄等城池,使启民可汗可以安心在云中郡故地及河套一带驻牧。隋朝恩威并济,使阴山以南的沃野成为牲畜繁衍、人民生息的乐土。

贞观初,唐太宗李世民把突厥民众安置在大青山南,任命突厥贵族为都督管理归降的部众。

辽金元时代的大青山下,依然是各民族互相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。从契丹人主古云中故地到元末明初约400年间,这里安宁和平,人民安居乐业。辽代在大青山南麓建起了丰州、东胜州和云内州等三座鼎立的州城。从金代到元代,这里五谷丰登、畜牧蕃息,元代诗人魏初的《丰州》诗云:“五更骑马望明星,细草坡陀迤逦行。一片长川天不尽,养花如雪近丰城。”说明人们学会了种植荞麦等农作物。

当时的丰州滩畜牧业和皮毛杂货交易非常发达,出现了人烟稠密的村庄。马可·波罗当年路过大青山时,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:“天德是向东的一州,境内环以墙垣的城村不少,主要之城名叫天德。”说明当时村落不少,他还看到:“州人并用驼毛制毡者甚多,各色皆有。并恃畜牧农为生,亦微做工商。”

明嘉靖万历年间,蒙古达延汗的孙子阿拉坦汗率部进驻,大青山下的土地并入土默特,这里又被称作土默川。清代中期起,大量的汉族人走向西口来到土默川一带,使这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而频繁。

在大青山前的这片沃土上,匈奴、鲜卑、柔然、敕勒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……这些骑马的游牧民族像风一样从阴山的豁口刮来,又像云朵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,形成了中华民族血脉交融的壮阔长卷,铸就了今天生生不息、繁荣和谐的美好图景。